



盛开

Bloom • Ten Years

[十年]

30° N以北 45° N以南

| **新概念十年** | 纪念文集·作文范本[A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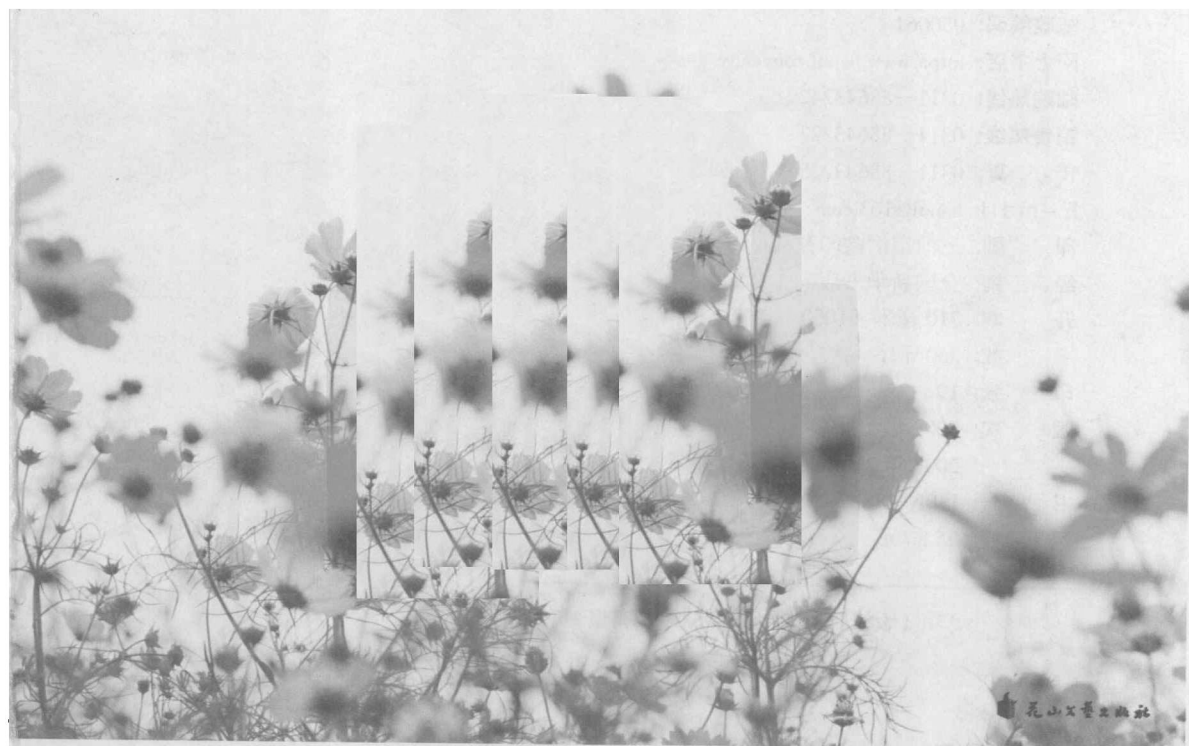
主编 方达

花山文艺出版社



30°N以北 45°N以南
主编 方达

| 新概念十年 | 纪念文集·作文范本 **A** 卷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开, A 卷 / 方达主编.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80755-224-6

I. 盛… II. 方…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0308 号

Bloom • Ten Years • Bloom • Ten Years • Bloom • Ten Years • Bloom • Ten Years • Bloom • Ten Y

盛开 A 卷

主 编: 方 达

责任编辑: 尹志秀

特约编辑: 杨 柳

责任校对: 成 仁

封面图: 年 年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60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5-224-6

定 价: 25.80 元

策 划: 张国岚

特约监制: 李耀辉

封面设计: 熊 琼

美术编辑: 美 慧

内文插图: 漠小雪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盛开

Bloom • Ten Years

[十年]

30° N以北 45° N以南

CONTENTS

【目录】

30° N以北·45° N以南

30° N以北·45° N以南 4

童话·失传已久的大海 10

一、二、三、我们开始哭 20

挫骨扬灰

挫骨扬灰 30

蝴蝶君 59

人鱼姑娘 63

等待苜蓿花开

等待苜蓿花开 72

寻夏 85

爱情故事2003 90

黑白森林

鸵鸟的眼睛 96

爱情小说 102

黑白森林 115

流离

髻 124

预兆 131

流离 137



秋天里踏歌而行的疲马

双喜 144

事关米勒镇 153

秋天里踏歌而行的疲马 161

在路上

上海人格 168

在路上 173

寄生时代 181

暗花

暗花 202

粗暴疼痛 210

黑色栅栏 214

白发魔女的爱情 224

玻璃之城

11米的距离 236

行走边缘的孩子 246

玻璃之城 250

淡绿色时光

淡绿色时光 266

变奏天使 2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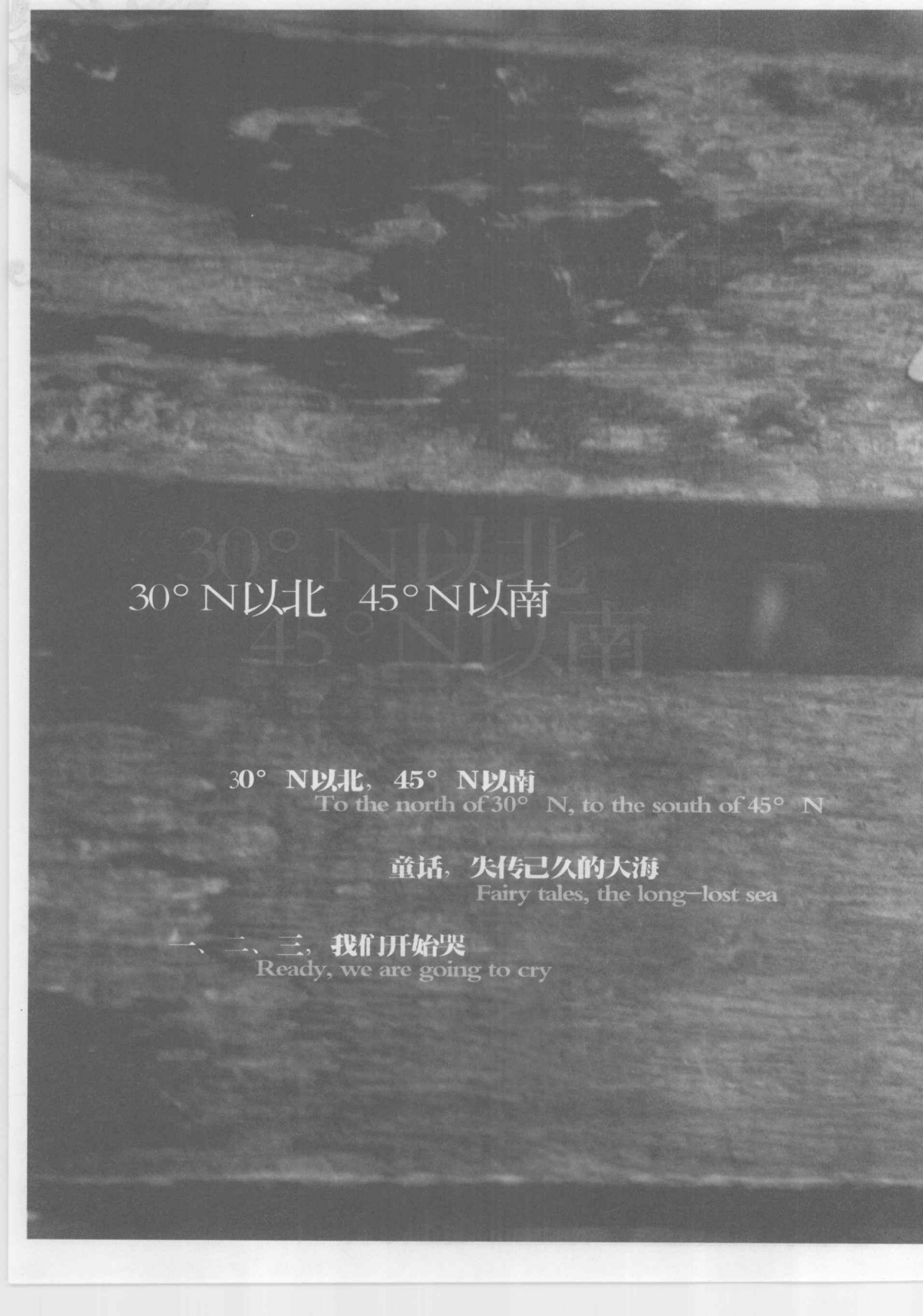
在热带的早晨抒情 272



| 新概念十年 |
纪念文集 · 作文范本

[A卷]





30° N以北 45° N以南

30° N以北, 45° N以南

To the north of 30° N, to the south of 45° N

童话, 失传已久的大海

Fairy tales, the long-lost sea

一、二、三, 我们开始哭

Ready, we are going to cry



To the north of 30° N,
to the south of 45° N



30°N 以北，45° 以南，或许从此我们不再想念。

30° N 以北，45° N 以南

■文 / 李雷 Li Xue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尽管故事里的人已经离开。

多少年之后，青春还在继续。有一位诗人不诉离伤。

于是我还在等待，而你，已不在。

——题记

* one

阴雨，破败的路面。

从那一天起，我叫自己，蓝。那是我十六岁的春天，我小心翼翼地叫自己，蓝。

我是极不合群的孩子，整日里无所事事。

我最常做的事情是望天，一直一直望下去，天空是一座城池。后来，我知道，那叫天空之城。

习惯了一个人。

习惯了没有硝烟的战场，我反复地对自己说，一个人的战争，注定单枪匹马。

阻挡不了时光的流走，云卷云舒间看见你明亮的眸子。

你吟哦着太平洋的献诗，你说我的太阳高悬上空，照耀这广阔太平洋。而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要去哪里。

* two

你在我的北方。对我来说那是遥远的遥远的北方，那里有着我见不到的冰雪和浓厚的黑土。冰雪覆盖着你的城市，我不知道北方阴霾的天空下有没有飞鸟的痕迹。

你说，蓝，去榕树下看看吧。那里有很多好的文章，那里的编辑也不错哦。

于是我去榕树下。其实我很早就知道这个网站了，那是一年前，我在别人的文章中看到过这个网站，也进去看过。只是那个时候的自己，自认为自己的文字非常的糟糕，不敢在这样有名气的网站上待得太久。

但是一年后，我知道自己已经变了很多，也有人在网上说我的文章写得好了。你既然这样想让我去看，那我就去吧。

你是来自北方的诗人，居然在那上面写了那么多的诗歌。我去的时候就看见你的诗了，你写北方隆重的冰雪，写树木被披上的银装。你还写进了你的名字，安冬叶雪，是安于冬天树叶上的雪花。

那句诗是这样的，而我倏然地轻跳上摇晃的树枝，一扭身化作一片安于冬天贴在树叶上的雪花。

* three

我们都是喜欢冬天的孩子。冬天的时候我们会有写不完的灵感。

有时候我会叫你树叶上的雪花，因为这样打字时会比较方便一点。

因为你在写诗，我没事的时候也会写几句诗去凑凑热闹，比如那个冬天，我就写过：风乍起 / 水波寒 / 梅绽红尘 / 萧萧兮烟云处。

我知道，这样的句子算不上是诗，顶多是像别人所说的，把散文分开写。有凑字数的嫌疑。然后你会写：哭泣，从寒江底升起 / 千年轮回没有带刀的剑。

你说你想化身为剑客，这样就可以回到远古的时代去，找到一个朴素而理想的热血江湖，找回那种他小学的时候在老家，在乡下，带领着一群小孩子拿着棍棒打打杀杀时的感觉。那种

感觉只有在抛开现实的时候才会有的，你希望回到古代去。最想去的地方是古代的长安，那里有你理想中的护城河以及斑驳高大的城墙。

在那样飘着雪的冬天，我相信你的剑客会有着明亮的眼睛。长安城中的枫树上有着红色的孤独。

* four

蓝，你总是这样喊我，和我自己喊自己的时候一样。

在一个有着漫天星星的夜晚，我给你留言。我在那一刻，我想到了长安的街道。我写那个理想中的少年，在远古时代的夜空之下。

残碎的星光 / 没有狼烟的街道 / 策马而过的少年 / 眉眼锐气 / 锐不可当

那是冬天的星夜，太多的星星令我想到凡·高的画，星夜的天空是旋涡状的，刺激着你的眼睛。我不太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就像画下那幅画的凡高，不清楚他自己会走向何方。

如果你突然找不到我了，你会哭吗？我突然很想问你这个问题。

我想你是不会回答我的，那种长久的沉默是我们之间欲言又止的默契。所以我知道你不会回我的留言，我们已经习惯了观看。经常在榕树下看你的文字，看你用字句去构造你的江湖你的世界。就好像大家在静静地观望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片天地。仿佛静静欣赏爱人踮起流血的双脚跳舞，而你不去做任何动作。

我只是一个人在冬天的夜里，不说话，不哭泣。

《圣经》上说，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伤哭泣，也不可流泪，只可叹息，不可出声。

* five

冬天里的太阳，却没有了温度。光明还在，热度几乎没有。

偏西风 / 王者在歌唱 / 千年的奴隶 / 踏破冰河的马蹄

你应该知道，在自己的江湖，胜者为王。

缱绻的忧伤，山山水水，最终东流。

树叶上的雪花，准备好越过冬天。

你说云彩在天上，还有飞鸟。后山白雪茫茫。

而我独自一个人在雪地里，我在 45° N 以南，看见一场春天里的桃花雪。

作为一个北方的诗人，你是不是在酒气中在雾中在纷飞的雪花中带着诗歌的精灵一路走，



一路吟哦。你留言告诉我，走在覆盖着白雪的夜街上，觉得自己是整个世界的王。

* six

我梦见坐在我身旁哀伤的你。

结果我一抬头就看见了你。

时间没有停止，你为什么忘了带我走。

我抱着书，感觉从书里面刮出阴冷的风，从指尖一寸寸地向身上逼近，心里莫名地一紧。好像自己被压在什么东西下面，欲罢不能。

地球不会因为你一个人而不转了。我突然一下子想极渺小，如草芥，如尘埃，谁会在意，哪怕是一个生命的离去。这或许有些残忍，甚至残酷，但我那样子看你的时候，我知道老天是公平的。

那种沉默就像一座火山，活火山，此刻死寂如灰，然而它的内部却是剧烈运动的，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

I am here now。

其实我一直在想象你的样子，明亮的眼睛，桀骜的轮廓。

纪念菊花和酒 / 杯中生出一对翅膀 / 一丝声响 / 飞向远方

时间凝固 / 一切沉浸在无声的瞬间 / 回头望 / 那昨日的黄花讲述着岁月的沧桑 / 所有的喜悦与感动 / 仿佛从此永生 / 不会灰飞烟灭

* seven

你知道吗？其实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像个十分害怕天会塌下来的病人。我没有你那样诗意的想象，我只知道我的朋友对我说：时光塌陷。

是什么都会坍塌的。

我的签名一度是：心，无法与你共渡忧伤河。

给我一树书的种子 / 种在泥土里 / 生根、发芽 / 荫庇大地 / 并且坚忍不屈

南方的天空下，水汽凝结。氤氲中看不清来路和去路。南方的城市，冬天是湿润的，不同于北方。你说，蓝，很多时候我想一个人登上高高的山冈，看山下的炊烟和阑珊的灯火。希望有风的时候，吹起我的头发和我的衣衫，任云起云落。你愿意和我一起吗，蓝？

我只是保持沉默。但是我想我是渐渐明白，那种并肩而立的落寞。彼此间没有言语，只有那些风拂过脸颊，吹过我们并不明亮的青春。

那一夜没有了月亮，亦没有了星光。梦境袭来，不容我挑剔。我梦见你的身影，在山冈之上。我将你高高地仰望。于是我们相隔很远很远。

梦境的最后，我对你说再见。然后我们分开，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时间定格。

我是现在想你了。这一点我可以确定。

我记得水仙、刀子，还有葵花。向阳的山坡，那里亦有不凋谢的向日葵。

我仿佛在那一瞬间看见不死鸟火红的瞳人。

我深深地陷进去，似乎那是个深渊，万劫不复。

我用手指记住你。

* eight

There are no feast in the world which do not break up at last.

可能是我有一种怀旧情结，不由自主地会回想往昔。站在十几岁的尾巴上，我在想乱世佳人的话，十七岁开始苍老。或许，一转身，一刹那，我们就那样垂垂老去。

淡淡的云淡淡的梦，淡淡的年年岁岁。

突然而至的，是《青春》柔缓而略带忧伤的调子。划破清晨的紫雾，惊醒梦中的云雀。过去时光的纹路一路蔓延开来，淹没初绽的花朵。

一扇窗扉洞开，迅雷不及掩耳。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可是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遇到你，我只能想，你说，你愿意和我一起吗，蓝？

我保留了去榕树下的习惯，只是你已经不去那里了。

我看到你最后留在那里的句子：我没有带走云彩 / 却给森林 / 无穷的眼泪。

我的眼睛突然就湿润了，这南方终于到来的春天。北方还被雪覆盖着么？春天来了，树叶上的雪花，我记得你原来说过榕树下的编辑挺不错的。我是在怀念消失的时光吗？

30° N 以北，45° N 以南，或许从此我们不再想念。

注：

1.安冬叶雪，我的一个朋友，很久没有看到他了，用了他的名字来写这篇文章。“而我倏然地轻跳上摇晃的树枝，一扭身化作一片安于冬天贴在树叶上的雪花。”是他《断桥传说》小说中最后的句子，这篇小说获得了首届全球华文青春写作选拔赛二等奖。

2.“纪念菊花和酒……”的诗是借用叶枫的《梦境纪念者》。他的诗我超级喜欢。

3.“静静欣赏爱人踮起流血的双脚跳舞”，王济兴的QQ个性签名。他说这句话有张悦然的味道。



童话, Fairy tales, the long-lost sea
失传已久的大海

■文/ 黄皓 Huang Hao

“罗伊哥，我们会漂到哪里去？”

“不知道啊。大概，会漂到那失传已久的大海里去吧。”

“失传已久的大海是什么地方呀？”

“那是地球上最美的地方。”

童话，失传已久的大海

■文 / 黄皓

湛蓝色的海水，葱绿的矮灌木林。

在两座靠近海滩的小火山之间，依着山势建有一栋三层的木屋。那就是罗伊、大海和宠儿三兄妹的家。木屋不大，但却很结实。

每天天还未亮，罗伊和大海就驾着他们的小帆船出海打鱼，宠儿则在家里为两位哥哥准备早餐。罗伊和大海是非常出色的渔民，大海对每一块水域的水下环境和每一种鱼的生活习性都是了如指掌，而罗伊凭着自己的天赋拥有了最出众的捕鱼技术。兄弟俩娴熟的配合使得他们每次都能打到很大很大的鱼，那种能让最有经验的老渔夫看了都会惊讶的大鱼。

当太阳升到半空，阳光透过数不清的斑斑点点的浮游生物在海水中幻成了巨大的彩虹七色光带。这个时候，罗伊和大海便在柔和微暖的海风中把船摇回家。

吃过饭，三人就把捕到的鱼拿到集市上去卖。因为鱼好，价钱也十分的公道，他们的鱼总是最先卖完。

这样的生活一天又一天。转眼之间，好多年过去了。一月初的一天，大海对罗伊说：“宠

儿马上就17岁了，我们该完成十年前和宠儿的约定了。”“好的，这两天我就去城里找合适的房子，”罗伊说道，“对了，先不要告诉宠儿，等到了宠儿生日那天再宣布。”“嗯。”

十二年前。

“大海哥，你看！大海！真正的大海！”

“那我们以后就一直住在这里。好吗？”

“好啊！”

“宠儿你看，那座小木屋就是我们的新家。”

“好漂亮啊！罗伊哥，那真的是我们的新家吗？”

“是啊。宠儿你喜欢吗？”

“喜欢！”宠儿的脸上挂着稚气而纯洁的笑容。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搬到这里来？”大海问。

“有哪个人能够忍耐自己的邻居在家里养小猫小狗之类的动物，又有哪个人对自己的邻居在花园里种蔬菜表示理解？”罗伊反问道。

“……”

“所以我们还是搬出城比较好。宠儿那么喜欢看海，我看这里应该很合适了。”

十年前。

“哥，我想回到原来的房子住。”

“为什么呀？这里不好吗？”

“好是好。可是这里没有什么人啊。平时宠儿想找个人玩都找不到。”

“不行的，宠儿，我们已经搬不回去了。”

“我不管，我就要搬回去。”

“好妹妹，现在不行，我们过几年再搬好吗？”

“过几年？”

罗伊和大海交换了一下眼神：“十年。”

“好！那我们来拉钩。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宠儿的脑子里还没有十年到底有多长的概念。

二十几天的时间就在罗伊和大海不动声色的忙碌中过去了。